

考试科目：文学理论与写作

10

适用专业：文艺学

研究方向：文学理论与批评、中国古代文论

请就小说《秦琼卖马》写一篇评论，标题自拟，字数不少于2500字。(100分)

秦琼卖马

民国二十二年立秋这一天的下午，保定城淹没在一片知了的喊叫声中。一辆人力三轮停在了保定西大街艺园斋的门前。一个身着灰布大褂的中年汉子提着一个柳条箱子下了三轮，付了车钱，提着箱子进了店门。伙计杨三忙脸上堆笑迎上来，给汉子让座沏茶。

汉子接过碗说一句：“我找韩定宝先生。”

杨三怔了一下，低声答道：“回先生的话，韩老板已经去世三年多了。”

汉子惊了脸：“什么？”手里的茶碗险些跌落。

杨三又道：“现在艺园斋的老板是杨成岳先生。”

汉子呆了片刻，缓声道：“我是北京王超杰，我想见一见杨老板。”说着，就从兜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杨三。

杨三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惊讶道：“您就是王超杰先生啊，您稍等。”又细细地望了王超杰一眼，就进内屋去了。

汉子正是王超杰，人称北方铁嗓，专攻老生。原住北平，后移居天津。王超杰平生喜好收藏官窑彩瓷，凡遇喜爱，不惜重金，据为己有，才称心如愿。如此多年下来，家中收藏有几十件宋元明清的官窑彩瓷，皆是精心收寻而来。民国十八年，王超杰一场中风，愈后，左腿不利落，便不再登台，收入顿减，家境由此渐渐衰落。无计可施，便带着几件上好瓷器来到保定艺园斋，想卖给早年相熟的艺园斋的老板韩定宝。不料韩定宝已经死去三年了，王超杰唏嘘不已，感慨人生无常。

不一刻，杨三引一个壮年男人出来。王超杰打量那男人，瘦长脸，浓眉细目大高个儿，穿一件洋布大褂。那男人

考试科目:

适用专业:

研究方向:

拱手道：“王先生，幸会了。我是艺园斋老板杨成岳。”

王超杰起身拱手，与杨成岳见过。两人相对而坐，杨成岳笑道：“不想王先生能来保定，真是保定票界之荣光啊。早年曾听过王先生的大戏，今日竟是有缘在此相见。”

王超杰笑笑：“这么说杨老板也是门里人了？”

杨成岳笑道：“不瞒王先生，杨某也曾是票友，只是判若云泥，不敢与王先生坐论其道。”

王超杰摆手笑道：“杨老板过谦了，门里门外从无高低之别，所谓百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并不是虚言啊。”

杨成岳笑了：“这便是王先生过谦了啊。”说过这句，便问：“不知王先生到保定有何贵干？”

王超杰笑道：“此来真有一件事情相烦。王某有几件古瓷，想让杨先生鉴赏，不知杨先生有无兴致？”

杨成岳点头：“不知道王先生手前是否方便？”

王超杰道：“王某此番已经带来，就与杨老板接洽。”便打开柳条箱子，取出一摞盘子，放在桌案上，一一摆开，共是六件。门外的阳光扑进来，六只盘子在阳光下灿烂非常。

杨成岳便凑近去细看，看了半刻，便向王超杰点头微笑。王超杰笑道：“这是我多年前从一个落魄商家手里收购而来。地道上品，还请杨老板说个价钱。”

杨成岳问：“此乃王先生心爱之物，何故出手呢？”

王超杰长叹一声：“不好相瞒，此物果然是我心爱珍藏，无奈生计所迫，只好出手，还望杨老板成全。”

杨成岳稍稍沉思，点头笑笑：“本店是小本生意，自我从韩老板手里盘下这店，还不曾多么赚过。王先生这几只盘子十分珍贵，杨某有心无力，实在不好言价了。还请王先生体谅。”

王超杰脸上滑过一丝失望，摇头道：“这实在是几件珍品，若不是王某手面尴尬，是不会出手的。”

杨成岳笑笑：“买卖不成仁义在，先不说价钱，容我再想想。今日王先生先住下。”

王超杰便起身告辞，杨成岳却一定留下王超杰吃饭。王超杰推却不下，便随杨成岳去了保定望湖楼。吃过饭，杨成岳便给王超杰在城内找了一家上等客栈住下，并与店家讲好，王超杰的店钱饭钱都由艺园斋开支。王超杰觉得杨成岳为人十分豪爽。

王超杰来到保定的消息很快传开。王超杰跟不少老票友过去相熟，一连几天，东请西宴，很是热闹。此时住在保定的名琴师张小武也得知了，便扯上杨成岳来找王超杰谈戏。谈了两回，十分投机得趣。

这一天，张小武做东，请王超杰和杨成岳过来吃酒。吃过几杯酒，三人话便多了起来，谈起当年王超杰和韩定宝一同登台的事，恍惚间直似在昨天，都觉十分感慨。

杨成岳笑道：“王先生，当年听您一出戏可真是不易，一张票要卖到十五块大洋。今天能面对面与您谈戏，想不到的事啊。”

王超杰摆手笑道：“过眼烟云，想我王超杰当年何曾拿钱当做事情，想不到今日也要靠典当家底过活了。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，不堪回首啊。”

张小武笑道：“先生现在还溜嗓子吗？”

王超杰笑道：“无事时也唱唱，直是不似以前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啊。”

杨成岳摆手：“王先生莫要客气，我听您的《定军山》，谭派味道十足，胜过谭小培先生。”

王超杰大笑：“取笑了取笑了。我那是邯郸学步。”

张小武笑道：“今日何不乘兴让超杰先生唱上几段，一饱我二人的耳福呢。”

王超杰摇头叹道：“直是嗓子不似当年，别唱败了二位的兴致。饮酒饮酒。”

张小武笑道：“超杰先生怎么学会拿糖了呢？”

王超杰一怔，哈哈笑了：“如此说，我今日定要出乖露丑了。”

杨成岳笑道：“今日就让小武先生操琴，超杰先生再来上一段，让杨某一饱耳福。”

王超杰笑道：“二位想听，超杰嗓子也作痒了，那我就干唱几句吧。”

张小武忙摆手：“不行不行。超杰先生要唱，取我的胡琴来。”就让下人去取胡琴。

王超杰吸了口水烟，啊呀了几声，亮了一下嗓子，唱了一句：

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炸……

张小武就抚掌笑道：“我可是亲眼见亲耳听过谭小培先生唱的这出戏。您唱得好，合着眼听跟谭小培先生一样。”

王超杰忙摆手：“莫取笑。”

下人这时就将胡琴取来了。王超杰对着张小武的胡琴定了音。胡琴响起，王超杰就唱起来：

店主东拉过了黄驷马，

不由得秦叔宝珠泪洒下，

提起了此马来历大，

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于咱……

一曲唱罢，王超杰直是摆手：“直是不及了不及了哟。”

杨成岳击掌叫好。

张小武收住胡琴笑道：“王先生此唱好有一比，即三伏天吃脆沙瓤西瓜，解渴得很啊。”

杨成岳点头道：“珠泪洒下，比两泪如麻好。王先生改得好，唱得也字正腔圆。小武兄的胡琴托腔，过门严丝合缝，悦耳啊。只是唱得稍稍悲凉了些，壮气不足。秦叔宝盖世英雄，一时落魄，壮志不减才对。”

王超杰笑道：“杨老板真是研究到家了。只是秦叔宝到了那时，真是一分钱难死英雄汉，壮志不减也得减了。那店家追在屁股后边讨账，秦叔宝还能有什么壮气？如果真要

是唱出壮气来,那岂不是傻气了吗?那时他毕竟不知道后边单雄信能够出来啊。”

三人都笑了。杨成岳点头道:“还是王先生讲得入理。”

说笑了几句,王超杰笑道:“超杰此次来保定不是卖马,而是来卖瓷器。只是杨老板不肯成交啊。”

杨成岳摇头笑道:“非是杨某不肯成交,直是这几只盘子定是王先生心爱之物,一定索价不菲,杨某自然不敢盘价了。王先生还要原谅杨某小店利薄,接不下这批宝贝。”

张小武皱眉道:“成岳,今日说到这里,我就要讲几句了。超杰先生这批生意,你若不做,这就是你的不对了,现在超杰先生有求于你,也恰似当年秦叔宝卖马啊。你何不让这些利润,成全他就是,直似做一回单雄信了。”

杨成岳沉吟了一下:“既然小武兄话讲到这般地步,王先生,这样好不好,你将那几件东西拿来,我再看看。买卖这种事,我们都要过得去才好。”

王超杰笑道:“正是。”就回到客栈去取盘子。

不多时,王超杰拿来了一只箱子,打开,取出那几只盘子。张小武看过笑道:“我直是觉得好看,却不懂。俗话说,外行看热闹,我却是热闹也看不出了。这与饭店里吃饭的盘子何异呢?”

杨成岳笑道:“小武兄莫要取笑。”

王超杰道:“这是几只雍正官窑粉彩过枝碧桃大盘。”

张小武呀了一声:“真正是古董呢。”

杨成岳含笑不语。

王超杰一旁介绍说:“这几只盘子尺码有一尺二寸,画工仔细,色彩好,蓝色双圈楷书款,大清雍正御制,不会错的。我当年在天津南市得来也的确不易,那一个落魄商人若不是急于用钱,是断然不会让与我的。”

杨成岳饮一口茶,灿然一笑:“王先生既然一定要卖,杨某就请王先生说一割落底的话,您至少要卖多少钱。”

王超杰笑道:“一只盘子五百块大洋总是值的吧。我不会再让价的。”

杨成岳笑道:“直是再便宜些才好。”

王超杰笑道:“都道无奸不商,成岳兄,你果然是个精细到家了。我这些东西都是宝贝,不言二价。五百就是五百。若不是我手面一时窄了,一千大洋也是不肯卖的。”

杨成岳想了想,击掌笑道:“那好,明天你拿着这盘子到我店里去,我们当面钱货两还。”

王超杰点头:“如此最好。”便收拾了盘子,装进箱子。

第二天,太阳一尺高的时候,王超杰带着箱子去了艺园斋。进了店门,见张小武和杨成岳已经等在那里。

王超杰笑道:“二位摆好工架,是否还要我再唱上一段助兴。”

杨成岳击掌大笑:“王先生猜个正着,正是此意。”

张小武已经将胡琴操起。

王超杰想了想,就说:“今日就唱一段《奇冤报》吧。”

张小武点头。杨成岳喊好。

胡琴响起,王超杰唱起:

未曾开言两泪汪,

耳一声太爷听端详,

家住在前阳太平庄,

姓刘名安字世昌,

奉母之命京都上,

贩卖绸缎转还乡,

行至在定远大雨降,

借宿避雨惹祸殃,

那赵大去妻因财害命我主仆把命长,

还望太爷做主张。

杨成岳击掌叫好。

张小武叹道:“我为许多名票拉过琴,今日真是大大地过了一场瘾。真是字正腔圆,好。”

王超杰笑道：“也唱过了，就请成岳先生过目吧。”就取过箱子打开。

杨成岳就喊过伙计杨三，一一清点盘子，一共六件。清点过了，杨成岳就让杨三将盘子放到柜上。

杨成岳让账房取过一箱大洋，笑道：“超杰先生，清点一下。这是三千大洋。”

王超杰摆手道：“不必不必。”

杨成岳就让杨三封好箱子。

王超杰起身拱手道：“事情已经办妥，那我今日就走了。我出来时间已经太久，怕是家里人惦记了。”

张小武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：“此一别，不知道王先生何时再来。”

王超杰看看二人，笑道：“若是吃不起饭，直是要来的。”

杨成岳含笑不语，目光却也有些缠绵了。

王超杰告辞出门。

一辆马车正等在街上。王超杰上了车，朝杨成岳和张小武拱手告别。张小武和杨成岳也拱手。杨成岳喊一声：“王先生一路平安。”王超杰听出杨成岳声音有些微微发颤。王超杰心里一热，眼就酸了。

车夫清脆地着了一鞭，那马车便踏着街上的青石板，响亮地去了。杨成岳和张小武直看不了王超杰，二人转回来，进了店里。

杨成岳盯着那摆在柜上的六件瓷盘怔怔地发呆。

张小武笑道：“成岳，不知道你能赚多少。”

杨成岳一笑：“你说呢？”

张小武摆手：“我直是外行。但我知道你是生意人，定是要赚一些的。”

杨成岳微微点头，猛一挥手，那六件瓷盘竟被摔落，摔在地上，碎了。张小武大吃一惊：“成岳兄，你这是为何……”

杨成岳叹道：“小武兄，请随我来。”

张小武怔怔地随杨成岳进了里屋，只见

里屋的货架上有几只盘子。

张小武吃惊道：“成岳兄，这……”

杨成岳叹道：“小武兄，这才是真的。”

张小武结舌道：“你是说，超杰先生带来的，是赝品……”

杨成岳道：“正是，可惜超杰先生收藏一世，竟被人欺哄，这几件东西顶多值上几吊钱的。我看出王先生心爱此物，便不好说破，谁知他一味强卖，我也只好装痴作呆了。”说罢，杨成岳长叹一声。

张小武皱眉道：“那三千大洋……”

杨成岳凄然一笑：“我们一共听了超杰先生两出戏，也就是值这个数了。钱这东西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送与王先生，也便是用在了去处。”

张小武呆住了。

杨成岳长叹一声：“超杰先生收藏一世，竟是收藏了许多赝品，真是让人可惜可叹的事情啊。”说罢，就走出房间。

外间屋里，那摔碎的瓷片满地都是。太阳射进来，碎瓷片闪着刺目的光，似乎是王超杰那孩子般的笑容。

杨成岳长叹一声，泪水就湿了满眼。

张小武默然无语，转身要走。

杨成岳喊住他：“小武兄，何不操琴，我今天直是嗓子作痒了。”

张小武怔了一下，就坐下，操起了琴。杨成岳唱起，苍凉的唱段就灌了满店：

一轮明月照窗前，
愁人心中似箭穿，
实指望到吴国借兵回转，
怎奈昭关有阻拦。

……

琴声如泣如诉，点滴分明，让人听得似在心上锯。琴音滚滚，如风似雨，张小武一把胡琴拉得如痴如醉。

杨成岳直唱得泪流满面。

门外已经是秋风一片。

〔责任编辑 宁小龄〕